

選文書讀

834.
2

讀書月刊社編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讀書文選

讀書月刊社編

上海

光華書局印行

讀書文選目次

第一輯 讀書生活

在上海·····	胡 適 1
我的幼年 ·····	郭沫若 19
大學時代·····	李 季 47
中等學校·····	顧頡剛 53

第二輯 讀書經驗

我的讀書經驗·····	余楠秋 59
讀書的經驗·····	謝六逸 69

我的讀書經驗·····	章衣萍	73
暗中摸索·····	趙景深	81
寒窗的回憶·····	黃天鵬	87
讀書懺悔錄·····	王禮錫	93
我的讀書趣味·····	賀揚靈	99
我的讀書經驗·····	馬仲殊	105

第三輯 讀書方法

讀書的藝術·····	林語堂	115
讀書法通論·····	維 文	125
怎樣讀書·····	何炬松	135
怎樣讀書·····	童潤之	143
青年自學問題·····	維 文	153
怎樣閱報·····	黃天鵬	165

在上海

胡適

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的春，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治。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那時我名為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有零。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別之後，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六個月。她只有我一個人，只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臨別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會掉一滴眼淚。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

那不可知的人海裏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一九〇四——一九一〇），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段落。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改做梅溪學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我只見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可能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在巴黎見着趙詒禕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着趙先生談話，想着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鬥精神，——這時候，我心裏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却可以畢業。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着藍緞的夾袍，絳色緞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級，算學班上用算筆數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以有工夫專讀英文算學。這樣過了六個星期。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裏面有人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裏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我那時已勉強能

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後，我拿首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傳曰」是易經的繫辭傳，不是左傳。先生臉紅了，說，「儂讀過易經？」我說讀過。他又問，「阿曾讀過別樣經書？」我說讀過詩經書經禮記。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他說，「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他出了「孝弟說」三個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他看了對我說，「儂跟我來」。我捲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前廳上東面是頭班，西面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可是我正在歡喜的時候，抬頭一看，就得發愁了。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寫着兩個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我從來不知道「經義」是怎樣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還不很清楚，這個「原

日本之所由強」又從那裏說起呢？既不敢去問先生，班上同學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心裏頗怪沈先生太鹵莽，不應該把我升的這麼高，這麼快。

忽然學堂的茶房走到廳上來，對先生說了幾句話，呈上一張字條。先生看了字條，對我說。我家中有要緊事，派了人來領我回家，卷子可以帶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着急，聽了先生的話，鈔了題目，逃出課堂，趕到門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漢口沒有回來，店裏（我家那時在上海南市開了一個公義油棧）的管事慌了，所以趕人來領我回去。

我趕到店裏，三哥還能說話。但不到幾個鐘頭，他就死了，死時他的頭還靠在我手腕上。第三天，二哥從漢口趕到。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告訴二哥，並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攷一些什麼書。二哥檢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堂去翻看。費了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說文進去。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但英文還不曾讀完華英初級，算學還只做到「利息」。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為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第

一班，我們聽說學堂裏要送張在貞，王言，鄭璋和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我和王鄭二人都不願意去考試，都不等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

爲什麼我們不願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爲「新人物」了。二哥給我的一大籃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啓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裏種下了不可革命種子。有一天，王言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着蠟燭，輪流鈔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鈔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這一年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着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少年學主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衆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一年，上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鎗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爲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一件

是上海黃埔灘上一個甯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島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詩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連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們總覺得不願意去受他的考試。所以我們三個人都離開梅溪學堂了。（王言是黟縣人，後來不知下落了；鄭璋是潮陽人，後改名仲誠，畢業於復旦，不久病死。）

二

我進的第二個學堂是澄衷學堂。這學堂是寧波富商葉成忠先生創辦的，原來的目的是教育甯波的貧寒子弟；後來規模稍大，漸漸成了上海一個有名的私立學校，來學的人便不限止於甯波人了。這時候的監督是章一山先生，總教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鄉，他看見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勸我進澄衷學堂。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我就進了澄衷學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班，最高一班稱為東一齋，第二班為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定的學制，他沒有什麼中學小學的分別。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可說前六班為中學，其餘六班為小學。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全得多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書諸科。分班略視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術程度過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進澄衷時，因英文算學太低，被編在東三齋第五班。下半年便升入東二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又升入西一齋（第二班），澄衷管理很嚴，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佈，考前三名的有獎品。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最有進步的是英文算學。教英文的謝昌熙先生，陳××先生，張鏡人先生，教算學的邵先生都給了我很多的益處。

我這時候對於算學最覺感興趣，常常在宿舍熄燈之後，起來演習算學問題。臥房裏沒有桌子，我想起一個法子來，把蠟燭放在帳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窩裏，仰起頭來，把石板放在枕頭上做算題。因為下半年要跳過一班，所以我須要自己補習代數。我買了一部丁福

保先生編的代數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習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

這樣的用功，睡眠不夠，遂影響到身體的健康。有一個時期，我的兩隻耳朵幾乎全聾了。但後來身體漸漸復原，耳朵也不聾了。我小時身體多病，出門之後，逐漸強健。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鐘體操的工課，我從沒有加入競爭的運動，但我在體操的時間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里先生（天驤）的影響最大。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子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曾在舊課卷內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內。）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可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遂像野火一樣，延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我在學堂裏的名字是胡洪驊。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一九一〇）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復譯的羣己權界論，像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

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着濃熱的熱情，他讀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却打住了，或是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但這種失望也正是他的恩惠。因為他盡了他的能力，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境界，原指望我們感覺不滿足，原指望我們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着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

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梁先生自號‘中國之新民’，又號‘新民子’，他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可見他的全副心思貫注在這一點。‘新民’的意義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他說：

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脉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

國家！(新民說敘論)

他的根本主張是：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羣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抵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新民議)

說的更沉痛一點：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蛾如蠅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闢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尤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爲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中國如能爲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爲有血之破壞乎？吾哀絀而哀之。(新民說，論進步)

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盪感動的。他在那時代（我時讀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張最激烈，態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個革命的口號：

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同上）

後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度了，而許多少年人却衝上前去，不肯縮回來了。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梁先生很不客氣的說：

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敍論）

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羣，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裏，抱着滿腔的血誠，懷着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澈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